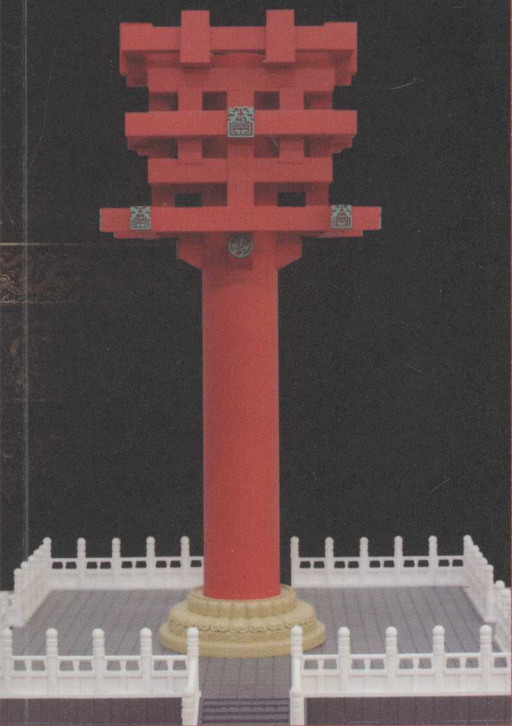




國學教育輯要

主編 君艺豪 焦玉华



卷
中册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家道卷
中

国学教育
多輯

乙未冬 芳波書



君艺豪 焦玉华 主编

民主与建设出版社



圣师孔子像

(创作者: 君艺豪)

言行汇纂(节选)

清·王朗川

【题解】王朗川，名乏鉄，清湖广湘阴（今湖南省湖阴县）人，生平事迹不详。本文选自陈宏谋辑《五种遗规·教女遗规》。

谨按：古今妇女懿行，其卓卓可纪者，已载于闺范矣。兹编所录，皆其轶事，不少概见。而俭约朴素之风，孝慈忠厚之道，亦妇女所当广其见闻，而是效是则者也。至于待奴婢之道，虐之不可；纵之亦不可；偏听之更不可。故于御下篇而外，又续有取于此。庶几于体恤之中，寓约束之意。委曲以教导于先，严切以防闲于后，皆所以全惠下之仁也。集中所辑嘉言懿行甚多，兹不及全录云。

329

嘉言懿行

妇禁十三：一曰干预外政；二曰入寺烧香，许愿祈男；三曰无故聚饮，即有事饮酒，不得沉醉；四曰会诸姻党，则席熟谈；五曰痛挞奴婢，及恶声詈骂；六曰优厚三婆；七曰侈蓄珠翠；八曰看龙舟、观灯、观会，诸外场杂沓事；九曰与妯娌斗胜；十曰分理是非；十一曰不亲中馈；十二曰厌夫交友宾客；十三曰贪嗜肥甘。

《朱子家范》：一曰妻妾无妒则家和；二曰嫡庶无偏则家兴；三曰奴仆无纵则家尊；四曰嫁娶无奢则家足；五曰农桑无休则家温；六曰宾祭无坠则家良。

陆象山先生尝谓人家要有三声：读书声，孩儿声，纺织声。盖闻读书声，觉圣贤在他口中，在我耳中，不觉神融；闻孩儿声，或

笑或泣，俱自然籁动天鸣，觉后来哀乐情致，较此殊远；闻纺织声，则勤俭生涯，一室儿女，觉有《豳风·七月》景象。最可厌者，妇女啐骂声也，恶也；饮酒喧呶声也，狂也；街巷谈笑声也，谑也；妖冶歌唱声也，淫也。与其闻此，不若聆犬声于夜静，闻鸡声于晨鸣，令人有清旷之思。

袁了凡先生初艰嗣，后乃生若思。母作冬袄，将鬻絮。先生曰：“丝绵轻暖，篋中自有，何必鬻？”母曰：“丝贵絮贱。吾欲以丝易絮，多制絮衣，赠亲戚中寒无衣者。”先生曰：“有是哉，此子寿矣。”

衡公岳知庆阳，僚友诸妇会饮。在席者金绮烂然，公内子荆布而已，既归不乐。公曰：“汝坐何处？”曰：“首席。”公曰：“既坐首席，又要服饰华好、富贵可兼得耶？”至今传为美谈。

橙墩好客。有妾苏氏，善持家。一日燕客，失金杯，诸仆啧啧四觅。苏氏诳之曰：“金杯已收在内，不须寻矣。”及客散，对橙墩云：“杯实失去，寻亦不得。公平日好客，岂可以一杯之故，令名流不欢乎？”橙善其言。

大司徒马森，其封君讳某，年四十始得一子。一日婢抱出门，从高阶失手下坠；破其左额，旋死。封君见之，即令婢遁去，而自抱死子，曰：“失手致之伤也。”妇哀痛，寻婢挞之，无有矣。婢归匿母家，言其故。婢父母日夜吁天，愿公早生贵嗣。次年果生子，左额宛然赤痕，即司徒也。

晋陵钱氏，顾成之媳也。钱氏往母家，夫家疫盛，转相传染，亲戚不敢过。夫家八人，俱将毙。钱闻欲归家，父母阻之，钱曰：“人为侍养公姑而娶媳。今公姑既病笃，忍心不归，与禽兽何异？吾往即死，不敢望吾亲惜也。”只身就道。其家忽听鬼相语曰：“诸神皆卫孝妇归矣，速避速避。”八人皆活。

欧公池，嫡母所生，两兄皆庶出。父以公属嫡，欲厚之。公妻冯氏，请于舅曰：“嫡庶为父母服，有差等否？”舅曰：“无。”冯氏

曰：“均子也，服无差等，岂可异乎？”舅大悦，从之。妇人未尝读书明理，性情多有僻处。不孝敬舅姑丈夫，却诵经礼佛；不周济骨肉姻亲，却布施僧道；不享现世和平之福，却望来生渺茫富贵。此诚女流中之下愚者。噫，岂有骄悍妒恶，而长享富贵，德性贤良，而堕落轮回者哉？

登人之堂，即知室中之事。语云：“入观庭户知勤俭，一出茶汤便见妻。老父奔驰无孝子，要知贤母看儿衣。子之孝，不如率妇以为孝。妇能养亲者也，朝夕不离。洁奉甘旨，而亲心悦。故舅姑得一孝妇，胜得一孝子。妇之孝，不如导孙以为孝。孙能娱亲者也，依依膝下。顺承靡违，而亲心悦。故祖父添一孝孙，又添一孝子。人之居家，凡事皆宜先自筹度，立一区处之方，然后嘱付婢仆为之，更宜三番四覆以开导之。如此周详，犹恐不能如吾意也。今人一切不为之区处，事无大小，但听奴仆自为。不合己意，则怒骂鞭撻继之。彼愚人，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，岂能善谋，一一暗合吾意乎？不明如此，家安能治？

奴婢天资愚鲁，其性善忘，又多执性，所行甚非，而自以为是，更有秉性躁戾者，不知名分，轻于应对。治家者，须明此理，于使令之际，有不如意，少者悯其智短，老者惜其力衰，徐徐教诲，不必嗔怒也。有诗云：“此辈冥顽坠下尘，只应怜念莫生嗔。若能事事如君意，他自将身作主人。”

小过宜宽，若法应扑责，当即处分。责后呼唤，辞色如常。不可啧啧作不了语，恐愚人危惧，致有他变。

凡婢仆有争斗者，主父母闻之，即时呵禁之。不止，分曲直以杖之，曲者多杖，或一止一不止，则独杖其不止者。

婢仆之言，变乱是非。其意以言他人短，可以悦主人主母之心。苟不知其弊，听信其言，则弟兄妯娌，必至不和，邻里亲戚，必至不睦。有以肤受愬者，宜叱曰：“我不眼见。”驾言他人毁骂主翁者，宜叱曰：“我不曾耳闻。”则此辈无所施其欺矣。

人家仆婢，不可一处饮食，须内外各别。屋多地宽，宜婢内仆外各食。屋少，不妨仆先婢后，亦犹夫各食也。所以然者，仆婢同食，语言之间，未免错杂，非宜家之道也。下人有分别，则上人愈有分别矣。

待小人女子，不可无信，婚姻一节，尤宜慎之。每见人家婢仆，伏侍勤劳，主人即以某婢许某仆。家长一言出口，婢仆百诺于心。或家事迁延，迟疑不决，无识小人，见其为期无定，未免埋怨偷安，主人闻之嗔怒，或改悔前言，男女失望，遂萌异念。奸拐逃盗，变幻百出矣。为人上者，务宜酌量于前，断勿改悔于后。

女训约言

佚名

332

【题解】 本文选自陈宏谋辑《五种遗规·教女遗规》。

谨按：妇德所尚，与其所以当戒，已散见于集中矣。兹编载女德二十四条，女戒八十条，则又举妇女所切要，及易犯者，而荟萃其义，撮总其词。虽不识字义之妇女，有能举此诸条，代为讲说，亦可了然于心口之间，而知所法戒矣。此予所以编女教而终之以此也。

○女德

性格柔顺，举止安详。持身端正，梳妆典雅。低声下气，谨言寡笑。

整洁祭祀，孝顺公姑。敬事夫主，和睦妯娌。礼貌亲戚，宽容婢妾。

教道子女，体恤下人。洁治宾筵，谨飭门户。早起晚眠，少使俭用。

学制衣服，学做饮食。打扫宅舍，收拾家伙。蚕桑纺织，孳生畜牲。

有此女德，虽贫贱之家，人看得自然贵重。虽没好衣服首饰，有好声名，自然华美。又携的本家父母，与阖族亲眷，都有光彩。似这等，也不枉生女一场。

○女戒

莫举止轻狂，莫妖乔打扮。莫高声大笑，莫耳软舌长。
莫搬弄是非，莫离间骨肉。莫烦言絮聒，莫巧言狐媚。
莫耳边萋晰，莫背后唧唧。莫凭空说谎，莫喜佞悦谗。
莫逼墙窃听，莫偷眼邪视。莫眼空意大，莫口甜心苦。
莫嫉人胜己，莫夸己笑人。莫仿效男妆，莫仿行男礼。
莫卖弄颜色，莫炫耀服饰。莫毒手打人，莫恶口骂人。
莫无病称病，莫无忧而忧。莫蓬头垢面，莫赤胸袒膊。
莫显见褒服，莫露出枕席。莫男妇同席，莫男女授受。
莫买命算卦，莫听唱说书。莫随会讲经，莫修寺建塔。
莫打醮挂幡，莫庙宇烧香。莫招神下鬼，莫魇镇害人。
莫看春看灯，莫学弹学唱。莫狎近尼姑，莫招延妓女。
莫结拜义亲，莫来往三婆。莫轻见外人，莫轻赴酒席。
莫内言传外，莫外言传内。莫倚门看街，莫酒醉失仪。
莫忤逆不孝，莫搅家不贤。莫唆挑夫主，莫欺瞒夫主。
莫侮慢夫主，莫铃束夫主。莫溺爱儿女，莫偏向儿女。
莫口谈夫过，莫埋怨家贫。莫妯娌不和，莫伯叔争胜。
莫嫉妒婢妾，莫凌虐仆从。莫怠慢穷亲，莫结怨邻家。
莫心贪口馋，莫滥费折福。莫随有随尽，莫随做随毁。
莫轻剪罗缎，莫多宰鸡鹅。莫懒惰邈邈，莫抛撒物件。
莫干预外事，莫私放钱债。莫盗转财物，莫阴厚母家。

以上皆亏损女德之事，虽其中小小出入者，皆世俗常态，然不可不谨也，其余则荡礼逾闲矣。失妇德而荡礼逾闲，纵生长富贵家，衣服首饰，从头到尾，都是金珠，都是绫锦，也不免被人嗤笑，玷辱父母。噫！父母生养我一场，我不能与他争些志气，增些光彩，反因我玷辱，被人嗤笑，我心何安？仔细思想。

诒谋丧葬风水三则

佚名

【题解】 本文选自陈宏谋辑《五种遗规·训俗遗规》。

宏谋按：王君纂辑此书，采录嘉言善行，可云详备。于世教不无裨益。凡关女德者，已采入教女遗规。兹摘录诒谋丧葬风水三则，以补各编所未备。且以破近时流俗之惑也。

○诒谋

父之于子，惟当教之以道。谚曰：孔子家儿不识字，曾子家儿不识字，习于善则善也。

养子弟，如养芝兰。既积学以培之，更须积善以润之。

人之教子，饮食衣服之爱，不可不均。长幼尊卑之分，不可不严。贤否是非之迹，不可不辨。示以均，则长无争财之患。责以严，则长无悖逆之患。教以分别，则长无匪类之患。

立朝不是好官人，由居家不是好处士。平素不是好处士，由小时不是好学生。蒙童之教，大有关系如此。

凡儿童少时，须是蒙养有方。衣冠整齐。言动端庄。识得廉耻二字，则自然有正大光明气象。

吾之一身，尚有少不同壮，壮不同老。吾身之后，焉有子能肖父，孙能肖祖，所可尽者，唯留好样与儿孙耳。

凡人施恩泽于不报之地，便是积阴德以遗子孙。使人敢怒而不敢言，便是损阴德处。

科第必须积德。故延师教子，早晚勤课，尚不足为慈。有子之后，更务立心为善，广行方便，方为大慈。

释氏云：要知前世因，今生受者是。吾谓昨日以前，而祖而父，皆前世也。要知后世因，今生作者是。吾谓今日以后，而子而孙，皆后世也。是所当发深省者。言前世后世，便涉杳茫。祖父，本身，子孙，何等切近。此即儒释之分也。

问祖宗之泽，吾享者是，当念积累之难。问子孙之福，吾遗者是，要思倾覆之易。

胡安国，子弟，或出宴集。虽夜深不寝，以候其归，验其醉否。且问所集何客，所论何事，有益无益？以是为常。

林退斋临终，子孙长跪请训。先生曰：无他言，若等只要学吃亏。从古英雄，只为不能吃亏，害了多少事。

泰和罗文庄公兄弟叔侄，先后相继，咸登高第。公由冢宰归养，庭训甚严。仲子谒选，乞书帖当路，图仕南方，以便省问。公曰：数字不足惜，惜认命二字欠确耳。平生训汝为何，而有是言。竟不与书。

陆象山当家三年，自谓于学有进。此正可想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全是孝友真切处。莫徒作盐米零杂细碎观也。可见治家，原有学问。

罗一峰先生及第，以书寄子弟。所谓好子弟者，非好田宅，好衣服，好官爵，一时夸闾里者也。谓有好名节，与日月争光。与山岳并重。与霄壤同久。足以安国家，足以风四维，足以奠苍生，足以垂后世。前史所载，诸名臣是也。若只求饱暖，习势利，如前所云。恶子弟，非好子弟也。此等子弟，在家也，足以辱祖宗，殃子

孙，害身家。出而仕也，足以污朝廷，祸天下，负后世。岂宗祖父母之所愿哉！

陈眉公曰：士君子尽心利济，使海内少他不得，则天亦自然少他不得。即此，便是立命。此报应至理，不是空言因果。

李文节云：每见士大夫一捐馆舍，其子弟往往向人称外侮。人亦为之伤世态之炎凉，叹人情之薄恶。予以为不然。君子生则人敬，死则人思。彼寂寞于生前，而荣华于身后，为人尸祝俎豆者，何人哉？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。向使恃位挟势，欺凌侵夺。人无奈何，直待其子孙，方与覆算。此所谓悖出悖入，出尔反尔。而称外侮，非矣。

○丧祭

按丧礼，初终，疾病迁居正寝。既绝，乃哭。夫正寝，即今人家所居正厅也。惟家主为然。余人则各迁于其所居之室。若病势度不可起，先设床于正寝中。子弟共扶病者出居床上东首。东首者，受生气也。既迁，则戒内外安静，毋得喧哗惊扰。仍令人坐其旁，视手足，男子不死于妇人之手，妇人不死男子之手，恐其褻也。问病者有何言，有则书于纸，无则否。彻去旧时褻居之衣，加上新制之衣。贵者朝服，庶人深衣。加衣之时，每手足各一人持之。属纆以俟气绝。盖置新绵于口鼻之间，绵不动，则是气绝。气将绝，则铺荐席褥于地。俟气绝，则扶居其上，以衾覆之。置之于地，冀其生气复反也。始死，迁尸于床。以一箸横口中，楔齿。恐死者口闭，故以箸拄齿，令开而受含也。古用角柶，今以箸代之。至是男女举哀，哭擗无数。今见人家，于病者将危之时，更呼号哭踊，后事不能预备，不能尽礼。是家礼一书，不可不于平时讲究之也。

人子送亲，最要紧者，莫如棺木。平日预备者少，临时营造者多。匆忙昏愤之时，诸务托之亲友，终非切己。又或未经谙练。倘不能如法，一错弗能再补。板以四川花板为上，次即婺源紫桧木。俱取木质结练，入土不朽。又次，则湖广福建水杉，未免轻松枯

脆。其造作择吉期，必寻善做老手。两墙不宜太湾，恐不能载土。日久陷坍。其糊缝塘里封口，全要真正生漆，则性黏易干，方能坚久。棺外亦宜多加生漆为妙。钉以苏木为上，熟铁次之。

入殓之时，举家哭踊。将棺内事务，凭之仆婢，失误不小。须缓尽哀恸之情，必要亲自铺垫。手足要安舒，勿得拗曲。衣履要周正，勿令卷摺。四围多用石灰纸包，搥塞紧密，勿得虚松。久而肉化灰镪，相成一块。枕宜低平。两耳衬贴，宜紧实。庶几不致摇动。若在旅邸治丧，欲从水陆扶柩者，绞布丝棉，必不可少。殓褐最生虫蚁，切不可用。挂线盖棺，全要中正。否则将来山向，朝对不真。

亡者以入土为安。攒厝乃一时权宜。久则潮湿郁蒸于内，风日燥烁于外。数年棺朽，葬时另做新套。转换之间，手足颠倒。非其部位。细小零落，不复完全。此攒厝之大病。棺之坐向，兼年庚姓氏，内宜墓志，外宜勒石。使日后子孙，便于修葺，并知宗派。至于坟墓界址，宜将图形弓步，勒于碑背，以免坟丁侵窃盗卖之患。

今世丧家，用僧道作斋。或作水陆会，写经造像，云为死者减罪恶，必生天堂，受种种快乐。不为，则入地狱。甚者，日则孝子沿街随僧迎经，夜则破狱照星；或作人物戏具，讲经唱法；或男女夜出迎灵。法禁不能，理谕不晓。士人家亦复为此，曰未能脱俗，聊复尔尔。嗟夫！人死则形神相离，岂有复入地狱受苦痛之理。温公引唐李舟与妹书曰：天堂无则已，有则君子登。地狱无则已，有则小人入。世人亲死而祷浮屠，是不以其亲为君子，而为积恶有罪之小人也，何待其亲之薄哉！就使积恶有罪，岂赂浮屠所能免哉！曰：亲有疾，则祷于群祠，君子或为之。岂以亲死而忘之。曰：此亦人子无已之情，悦亲之意，欲其亲之生也。今乃为其死而免罪，则异矣。此事积习已久，牢不可破。细民无责也。读书知礼者，乃亦相率而为之，岂不惑哉？

凡吊丧，只攒分共奠。或置素轴，具牲酒食桌，不必过费。以

其余分付主人。至亲奠赙，不妨稍厚。若大盘蜜楼、绫锦幡幢、人物楼阁、像生飞走之类，俱属无益。

清明祭扫，岁一举行，此烝尝巨典也。近见人家子孙，于祖父坟墓，或轮流派值，或纠分合行。甚或一家有故，彼此推诿。或畏远惮劳，时日愆期，不孝莫大焉！至于本身父母，无可推托者，不过草草一盒了事。且邀朋携友，借此游玩踏青，不敬甚矣！独不思祖父生我，原为身后之计。如族众贫乏，我可支持。即应竭力措办，相邀拜扫，使祖宗血食不缺。村邻知为某家之坟，不敢纵畜作践。茔旁多栽树木，分其疆界，以免侵占。祭享必用牲醴，佐以时鲜，盖取荐新之义，岂可苟且塞责。若谓物力艰难，试问一岁之中，请客宴会，趋炎附势，出分嬉游，不知浪费凡几。何独祖宗面上，吝此一岁两次之礼。独不念今日享用，乃系何人创立。即使祖父无遗，当揣身从何来，亦是祖宗积德所致。吾愿世之孝子顺孙，宁减己身之用度，以丰祖宗之俎豆。不可以享亲大典，视为虚应故事。至于富家大族，墓旁多置祭田，以遗子孙。轮流执管，以租设祭，使子孙人人乐为。诚法善而意深者也。

君子有终身之丧，忌日是也。君子有百世之养，丘墓是也。以邱墓为百世之养，正是追远之义。

今人宾朋宴会，必务丰洁。至穷水陆殊品，然后为敬。乃祖宗祭享。多从苟简。甚者失时不举，晏然自安。生而疏者结其欢，死而亲者忘其报，此之谓不知类。

凡服官而春秋致祭，朔望行香。士庶之家，敬神祀祖。固曰礼在则然矣。然而精诚不属，虽三牲五鼎，登降拜跪，徒为具文，神其为我来格来享乎？吾谓如奉神与祖也，必思所以致敬于神与祖者何意。又思我平日立心制行，果可以告无愧于神与祖者几何？如祭山川社稷也，以司其土者祀其神，报本反始之义属焉。吾奉命以守此土，果能义安保障，为众神灵爽所凭式乎？果能以生物为心，以养人为事，春祈秋报，足以为民请命乎？如对先圣也，则圣人为万

世师表，吾辈既在纲常名教中，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，而对越无惭乎？如对关圣也，则忠肝义胆，浩气凜然，吾果能节义自矢，而不惧威灵之谴责乎？如对城隍，则彰善瘅恶，昭鉴在兹。吾果能正直是凜，而不畏神目如电乎。如对诸家佛像，则色相慈悲，善气近人，吾果能善根清静，而不沦于罪孽乎？至于吾祀吾祖，则僾然忼然，洋洋如在矣，吾果能继志述事，以祖父之心为心乎？合族之兄弟子侄，疏者，则同始祖之一脉也；稍亲者，则同高曾祖之子孙也；至亲者，皆吾祖父之分形同气也。吾苟不能联属而亲厚之，或漠不关情，视如陌路。甚至争夺兴词。吾于对越之时，尚何面目见吾祖宗父母乎？以此思之，则告虔端拜之际，备物习仪者末也。祇于一就位，一俯伏，直作神灵祖考，如在其上。吾以心相对照，求可以对神灵而不愧，质祖考而无惭，即此一时发人深省多矣，吾愿人抚心而自问也。此是对越精义，亦见事神通于治人，原有至理，非空空陈设拜跪已也。凡有祭祀，不可不作此想。

○风水

卜其宅兆，葬之事也。葬乘生气，葬之理也。世乃溺于风水可致富贵，而百计营求。甚至暴露其亲，以俟善地，至终身不葬焉。殊不知人固有得地而发富贵者，苟非禾与善人，或亦地遇其主而然。盖万中之一也。若心慕富贵，而不加修焉，而端谋人之地，思以致之。是欲以智力而窃夺造化之权，岂理也哉。故有诗曰：风水先生惯说空，指南指北指西东。山中定有王侯地，何不搜寻葬乃翁。

吴文正公云：德不积而求地，犹不耕而求获。《存耕录》云：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。牛眠鹤举虽奇遇，只在方圆寸地图。宋谦父曰：世人尽知穴在山，岂知穴在方寸间。好山好水世不欠，苟非其人寻不见。我见富贵人家坟，往往葬时皆贫贱。迨至富贵力可求，人事尽时天理变。仁人孝子，可以知所自处矣。

世人立宅营墓，交易婚嫁，以至动一椽一瓦，出行数百里。无

不占方向，择日辰，汲汲以趋吉避凶为事。不知自己一个元吉主人，却不料理。慈湖先训云：心吉则百事俱吉。古人于为善者，命曰吉人。此人通体是吉，世间凶神恶煞，何处干犯得他。日吉是公共的，人吉才是自己的。

人家新卜得葬地，将安厝。忽掘见棺木骨骸者，宜即与掩埋之，而权奉新枢为草舍。或即此稍远，另卜穴。或竟去此，另卜穴，亦无不可。盖论已葬与未葬，则我尚可图。论有主与无主，则彼为可悯。宁须我费事，无遽攘泉下之人，使一旦流离失所也。安知不更有真地，不更有佳地。袭穴以葬，毋乃不吉乎。若营城在近，原有坟冢者，但不逼近，亦自无妨。盖生有邻人，死有邻鬼，其理一耳。如此存心，便是吉人，所葬必得佳地，何人多昧昧地。

古人云：求地为致福之基，积德为求地之本。未得地，当积德以求之。既得地，当积德以培之。是以后代鼎盛绵远。李近吾咏心地有云：“俯仰乾坤何处佳，人人有地尽英华。性由天命真龙祖，道卫吾身辅峡砂。脉到灵台方是正，穴寻华盖不曾差。须认四端为四应，莫将虚受作虚花。若还损坏全无用，保得完时福愈加。自古只为君子宅，至今不作小人家。虽然说破无难认，一争毫发隔天涯。”纵要讲求风水，亦当从此着想。

若富贵是一家私物，则前富贵人久据之，不及我矣。未富贵家，原从已富贵家分来。已富贵家，仍听未富贵家分去。今地师曰，吾能使主人万代富贵。夫富贵止此数，若此家万代富贵，则彼家万代贫贱矣。地即有此理，天未必有此心。只福地本心地，则天地人不能外者也。苟明此理，省却多少机谋争占之事。

文公夫子知崇安日，有小民贪大姓之吉地，预埋石碑于其坟前。数年之后，突以强占为讼。二家争执于庭，不决。文公亲至其地观之，见其山明水秀，凤舞龙飞，意大姓侵夺之情真矣。及去其浮泥，验其故土，则有碑记，所书皆小民之祖先名字。文公遂一意断归之。后隐居武夷山，有事经过其地，闲步往观。问其居民，则

备言埋石诬告罔上事。文公懊悔无及，乃曰：“此地不发，是无地理。此地若发，是无天理。”祝罢而去。是夜大雨如倾，雷电交作。霹雳一声，屋瓦齐鸣。次日视之，其坟已毁成一潭，连尸棺不见矣。

孙文祥自浦城归，道经霍童乡。日暮，忽见山旁有屋，遂投宿焉。夜半闻哭声，问故。有夫妇曰：“吾子不肖，鬻此屋。明旦当徙去，不禁悲伤耳。”文祥曰：“子虽不肖，吾当为汝谋之。”至旦，视其处，乃荒冢也。候至日午，果见衣敝袍者，同豪右仆从，持畚鍤至。文祥诘之。对曰：“家贫，将祖坟迁葬，鬻地延朝夕。”文祥倾囊与之，不告姓名而去。后数夜，梦寄宿夫妇谢曰：“向日厚恩莫报，今幸获二凤雏相谢。”遂孕二子，先后登第。噫！观此，则毁人之茔以葬其先，断人之龙以利乎己，人谋即工，泉下人其肯瞑目乎。可唤醒掘古墓以葬新坟者。

清明祭扫，非仅循拜墓虚文。必也剪荆棘，培松柏，莹头加土。周围仔细相视，有无倒塌漏痕，松薄拆缝之处，并狼窝獾洞，及恶树根茭蔓延。势将侵绕穴地，应修筑，应填塞，应斩除者，上紧料理。庶以安先灵于泉下而弗替也。乃近来以挂扫为故事，藉祭饌以游春。其哀思修墓之意，概乎不讲。匆匆一拜，内返于心，安乎？偶见拜扫诗云：“一年始得见儿孙，正好团圆骨肉恩。岂意到来来即去，空留细雨洒黄昏。”

名公巨卿丘墓，内有墓志，外有丰碑，再有华表人兽，以及神道碑亭。至士庶之家，虽限于分，而志石墓碑，不在禁例。稍有力者，内志以石，或记事功，或止勒亡者生庚故葬年月，山向四至大概，附埋冢内。上树碑一通，不必过于高大，嫌于僭也。碑面照有无封赠职衔，据实开刻考妣某某之墓，旁书子某孙某敬立。碑阴仍将父母生庚故葬年月，并所葬坐山朝向，及坟地四至丈尺，墓田亩数，明白刊刻。庶可以示久远，以防侵占。葬远乡者，尤不可不急讲也。

住宅坟茔，栽培树木。如人衣冠齐整，令人望之起敬。每见树木蓊郁者，多昌盛之族。而斫伐萧修，必家运陵替者也。堪輿家谓修竹茂林，可验盛衰之气象。住宅固宜，坟茔尤甚。古人恭敬，及于桑梓，重亲之植也。若先人所培植者，恣意妄伐，渐至凋零。冢内何人，任意戕贼。不独为衰败之征，其不孝为已甚矣。但族中贫富不等，富者自知爱护，贫者只顾目前。惟在富者量济之，善勉之，使之保全。若漠不关心，不为善全之计。较斫伐之罪，薄乎云耳。因占二绝，为斫伐者劝焉：“满山松柏久成阴。魂魄依栖爱茂林。孝子慈孙当世守，年年瞻拜一凭临。可叹儿孙意在钱。伤心古木已参天。斧斤尽伐无余树，空使啼鸦绕墓田。”讲求风水之人，偏不留意茔树。亦是一障。

祭扫仪则

清·王朗川

【题解】 本文选自《士儒公谱摘录》

春秋祭扫，一岁两行，此蒸尝钜典也。近见人家子孙，于祖父坟墓，或轮流派值，或纠分合行，甚或一家有故，彼此推诿，或畏远惮劳，时日愆期，不孝莫大焉。至于本身父母，无可推托者，不过草草一盒了事，且邀朋携友，借此游玩踏青，不敬甚矣。独不思祖父生我，原为身后之计，如族众贫乏，我可支持。即应竭力措办，相邀拜扫，使祖宗血食不缺，村邻知为某家之坟，不敢纵畜作践。全茔多栽树木，分其疆界，以免侵占。祭享必用牲醴，佐以时鲜，盖取荐新之义，岂可苟且塞责？若谓物力艰难，试问一岁之